

金陵春夢

(二)

十年內戰

金陵春夢第二集

唐人著

# 十年內戰

(金陵春夢第二集)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著者：唐 人

出版者：楊 繡

承印者：中央印務館

香港水街荔安里廿一號

代售者：文宗出版社

香港摩里臣山道廿九號

各大書局

一九五七年一月再版

版權  
所有  
請勿  
翻印

# 目錄

第一回	人人敬仰 蔡公時慷慨成仁 個個搖頭 蔣介石迎狼入室	一
第二回	分裂東北張學良徬徨 統一中國馬克謨狂笑	二
第三回	兩面三刀 文武大員都認輸 一石數鳥 諸親友好齊倒霉	二
第四回	「甘苦共嘗」 馮玉祥上大當 「死生不渝」 蔣介石不認賬	三
第五回	吳稚暉勒索小道士 張學良碰到大騙子	四
第六回	特別加料 二陳系効忠「皇上」 大義滅親 蔣經國痛罵「亞伯」	四九

第七回

開鑛專家 陳立夫却之不恭  
唯生之論 陳果夫受之有愧

五九

第八回

中原苦戰 馮玉祥棋差一着  
蘇區碰壁 張輝瓚片甲無歸

六七

第九回

口授哲學 蔣介石滿嘴毒涎  
談論約法 胡漢民一身創傷

七六

第十回

再度圍剿 何應欽敗退  
三次出兵 蔣介石出師

八六

第十一回

陷包圍 蔣宋圖自殺  
侵中國 日軍佔東北

九八

第十二回

白山黑水 義士奮起  
華府東京 暗盤交易

一一〇

第十三回

血灑珍珠橋 青年愛國有死罪  
淚落娘子關 軍人保鄉無生路

一一九

第十四回

寇深矣 十九路軍奮起抗戰  
事急矣 上海市民熱烈支前

一三一

第十五回

入侵上海 日本兵大吃犒勞  
遷都洛陽 委員長宣佈上任

一三九

第十六回

鄧演達死 陳辭修扶搖直上  
魏道明走 彭孟緝官運亨通

一四七

第十七回

得寸進尺 「滿洲國」袍笏登場  
借屍還魂 「藍衣社」正式現世

一五五

第十八回

罪在萬方 惟獨「領袖」是完人  
蛇鼠一窩 共有「太保」十三名

一六三

第十九回

格殺打捕 毛髮俱豎話戴笠  
吃喝嫖賭 啼噓嘆息看特務

一七一

第二十回

提倡獨裁 希墨二魔愧弗如  
迎外安內 蔣汪兩人唱雙簧

一七九

第廿一回

三光四剿 獨對敵寇大妥協  
千言萬語 但願百姓都沉淪  
..... 一八七

第廿二回

塘沽簽協定 民衆奔走相告  
張口揮義旗 男兒慷慨捐軀  
..... 一九五

第廿三回

三位一體 德意美顧問齊吹牛  
千軍萬馬 海陸空部隊皆喪膽  
..... 二〇三

第廿四回

長嘆息 同盟軍打垮同盟軍  
細思量 軍火商籠絡軍火商  
..... 二一一

第廿五回

美日競爭 誰強誰弱倒難說  
蔣宋交惡 是人是狗未分明  
..... 二二〇

第廿六回

悼亡友 魯迅視死如歸  
領俸給 林森見錢心酸  
..... 二二八

第廿七回

美日蔣携手 福建恢復舊面貌  
禮義廉合論 南昌出現新生活  
..... 二三六

第廿八回

霹靂一聲 八路軍北上抗強敵  
怒火千丈 藍衣社南下殺斯文  
.....二四四

第廿九回

刺史量才 魯滌平偕妾陪葬  
媚日本兵 林柏生奉命唱和  
.....二五二

第三十回

舉國歡呼 大軍遠征抵延安  
獨夫皺眉 盟兄下山到南京  
.....二六〇

第卅一回

空軍被收買 陳濟棠夤夜逃港  
部隊忙備戰 李宗仁佈置反蔣  
.....二六八

第卅二回

呼籲抗戰 七君子瑯璫下獄  
哭諫息爭 兩將軍涕泣陳辭  
.....二七六

第卅三回

冠蓋滿西京 厭聞內戰勝抗戰  
專機飛平涼 喜見少帥接少將  
.....二八四

第卅四回

蒼涼悲壯 鄉親泣血盼義旗  
激昂慷慨 好漢揮淚伏甲兵  
.....二九二



第卅五回

陣前喊話 憲兵隊放下武器  
溝裏跌仆 蔣介石藏身巖穴

三〇〇

第卅六回

歡呼震驪山 孫銘九完成任務  
通電傳神州 張學良悲憤陳詞

三〇八

第卅七回

下令炸西安 南京微妙複雜  
秘密派專使 東京異想天開

三一一

第卅八回

戲中有戲 端納有心探虛實  
險上加險 老蔣無恙見分寸

三三三

第卅九回

血海深仇 共產黨一筆勾消  
十年交惡 國民黨開始談判

三四五

第四十回

同仇敵愾 周恩來重申團結  
萬事俱備 蔣鼎文尋找保證

三五三

## 第一回 人人敬仰 蔡公時慷慨成仁 個個搖頭 蔣介石迎狼入室

話說十七年繼續北伐，蔣介石指揮津浦路的軍隊，馮玉祥指揮平漢路，以及津浦平漢之間的軍隊。在曹州濟寧一帶，孫良誠同孫傳芳打了幾個硬仗，攻下濟南，孫傳芳同張宗昌都退到德州以北，蔣介石帶着「隱身仙人」黃郛進入濟南。

蔣介石實在按捺不住他的高興，飽聽大鼓，暢浴名泉，忽地想起他的把兄弟來。他要黃郛爲他發個電報，找馮玉祥到濟南聚聚：「這個鄉巴佬從陝甘出來，窮得要命，也沒好生受用過。如今我同他結拜一場，難得濟南風景不錯，叫他來聚聚。」

「他有你這麼一個老弟，」黃郛呵呵大笑，「再也用不着使用一百萬元面額的軍用卷了，想當時他的一元券從七折跌到三折，最後一文不值！武漢無力相助，還是我們南京慷慨解囊，老馮真懂得，如果他到現在還跟着左派上井岡山，眼看着馬上就要全軍覆沒！」

「膺白，」蔣介石正色道：「你的話可不能傳出去，老馮這個人不是傻瓜，你以爲他同我們好，是爲了幾個錢麼？你錯了。」

黃郛怔着：「那他爲什麼？」

「他，」蔣介石欲言又止：「沒什麼，反正大家小心就是了。」

「現在倒有一個重要問題，」黃郛屏退左右，低聲問道：「孫傳芳、張宗昌是日本人指使

的，如今他們敗退，日本不着急麼？昨天我們接到的東京消息，說日本要用武力制住以美元為背境的南軍北上，又說田中內閣已經提出「欲制服支那必以打倒美國勢力為先決問題，與日俄戰爭之意大同小異」，那末，日本是決定不撤退，一定要同美國爭一爭的了，在他們兩個之間，我們……。」

蔣介石直搖手：「不會有什麼的，膺白你放心。」他喝一口灼突泉沖的綠茶：「人要面子樹要皮，日本朋友當然明白，如果他們真要硬來，對我的面子是很難下台的。」

「隱身仙人」想了想，嘆口氣道：「我的看法是這樣，根據這幾天日本兵的調動情形，他們說不定會來一個先下手為強！」

「你說是他們敢攻濟南？」

黃郛沒有開口。

「我在這裏！」蔣介石拍拍他瘦削的胸脯：「不能讓我不難看！那太不够朋友！」正說着忽聽見人聲喧嚷，濟南地方人士推出代表求見總司令部值日官。待一千人等離去，蔣介石皺着眉頭聽部下報告道：「地方上請總司令下令，他們說我們的部隊入城後大官下了大館子，小官下了小飯館，士兵們沒辦法，都餓着肚子在街上乾瞪眼，罵的罵，打的打，老百姓受到騷擾，沒辦法。」

「沒辦法？」蔣介石不悅：「他們沒辦法，我有什麼辦法？今天五月二號，昨天我才到濟南，怎會有功夫顧到這些問題？你們不會把這批人的意思告訴賀耀祖、李延年，却讓他們到我這裏來亂嚷嚷！」蔣介石把桌子一拍：「你們是何居心？我爲了國家大事忙不過來，你們竟把這些

鷄毛蒜皮堆在我頭上，該死的！」

值星官唯唯而退，蔣介石怒氣未消，搖一個電話給賀耀祖他們，對方的回答是：「不在！」

「這倒是個問題，」黃郛皺眉道：「濟南城裏，日本商人和日本憲兵不少，萬一我們的隊伍真的同他們衝突起來，這事情……。」

「不致於罷？」蔣介石看看錶：「渡邊大佐今晚還請我們吃飯，不會鬧起來罷？我們聽一段梨花大鼓，再同他們乾一杯。」蔣介石躺在沙發上，讓侍衛爲他穿上烏亮的長統馬靴，嘆口氣道：「膺白，昨天聽了段大鼓，忽然想聽聽河南墜子，這幾年來到東到西亂跑，唉啊！」他咽下去下半截，再也不提什麼河南墜子了。

五月二日，蔣介石在濟南平安渡過，渡邊大佐謙恭有禮，更增加了蔣介石對日軍不致輕舉妄動的信心。可是只隔了一宵，五月三日那天，情形就不同了。導火線是蔣介石的軍隊，他們在濟南城裏大街小巷胡逛。官員們忘記了他們，他們希望從老百姓那裏得到些什麼，當然談不上什麼軍風紀。這情形爲日本憲兵所鄙視，於是起先是雙方怒目而視，繼而對罵，終於動武。南京的軍隊乘勢打垮了幾家日本商店，事情弄大了。日本兵本來想動手，可是苦無藉口，這下子機會已到，信號槍起，只見車轆轆、馬蕭蕭，有準備的日本兵從濟南城內外夾擊，不到三小時，賀耀祖一團人被繳械，李延年一團人悉數遭殲滅，當地老百姓傷亡更大，濟南在人仰馬翻，喊殺連天之中，蔣介石嚇傻了。

「娘希匹！」蔣介石聲音顫抖：「這樣不爭氣，我在這裏，他們竟敢惹事生非，真把日本人激怒了！我的面子往那裏放！我的面子往那裏放！」他大聲叫：「給我下命令！停止向日軍還

槍！違令者格殺勿論！」

「我們找個地方，」黃郛也慌了手脚：「搬到我外交部長辦公室樓上去住罷，那裏還有點保障。」說罷拉了蔣介石便走。侍衛們把他倆安置好，周圍也嚴密佈防，同時槍砲也漸告岑寂，蔣介石這才鬆了口氣，穿了套山東綢睡衣憑欄遠眺，只見市區火光燭天，哭聲震野，他正爲自己的安全透一口氣，不料，壞消息接踵而至。

「日本兵把濟南城團團圍住了，」侍衛前來報告：「我們去了三個偵察兵，只有一個活着回來。」

「去去！」蔣介石不耐煩，「知道了！」

「他們不肯停火！」外交部交涉員蔡公時報告：「他們說這一次日商損失慘重，他們要懲辦兇手！」

「你就說我一定這樣做！」蔣介石要黃郛轉告蔡公時：「只要停火撤兵，恢復濟南平靜，我一定幫他們捉拿元兇，賠償日本商人。」

但是，交涉員蔡公時再也不會繼續報告了。五月五日，日本兵竟然焚燒交涉署，槍殺署員十人，蔡公時挺身而出，痛罵日軍野蠻無恥，一個會說中國話的日本軍官冷笑道：「你們的蔣介石都不敢罵皇軍半句，他想找我們談判我們都沒有興趣，你這個官兒有多大？再大也不過蔣介石！」一個耳摑子打過去：「你不要命啦！敢罵皇軍，我們把你送到蔣介石那邊去，他也得殺了你向皇軍道歉！」

蔡公時罵得更兇：「好！你們這些強盜！我早知道蔣介石這樣卑鄙地對你們，我決不捧他的

飯碗！好！現在我是拿一個中國人的身份在罵你們！不是蔣介石的外交官，我代表中國人痛罵你們！你們這些狼心狗肺的強盜！」

可敬的蔡公時馬上被綁在木栓上，給割掉了耳朵，挖掉了鼻子，幾乎是凌遲而死。但蔡公時的憤怒使日本兵更瘋狂起來，晝夜包圍外交部長黃郛的辦公室，想找到更高級的官員。日本兵並不知道蔣介石同黃郛在樓上避難，消滅了蔣介石部份侍衛，還以為是外交部長的戒備，在對峙的時間中，却使蔣介石和黃郛得以逃出。

天色昏黑，槍聲不絕，蔣黃二人倉皇奔跑，幾乎逃進對方警戒線作了俘虜。總算躲躲閃閃逃出城外。兩人除了一套睡衣之外，便一無所有。天亮前蔣介石到達泰安車站，站長告訴他聽說馮總司令已從開封動身，經蘭封到達徐州，就要到濟南來。蔣介石一聽正搖手：「算了算了。」他吩咐黃郛：「給老馮一個電報，叫他別來了。」

但馮玉祥還是來了。覆電先到，寥寥數字：「……電悉，知弟處境危險，愈有危險，我愈要去。……」於是雙方在黨家莊車站見了面。馮玉祥又氣又好笑，只見他的契弟和黃郛穿了套白睡衣在站上呆呆地站着，毫無表情。蔣介石的隊伍更乾脆，無槍無砲，武器統統給日本人繳械繳走了。

「衣服上盡是泥，」馮玉祥嘆口氣：「你們辛苦了。」

「也好，」蔣介石扭過頭來傻笑，「白睡衣上塗滿泥巴，減少目標，倒變成了保護色哩！」馮玉祥領着蔣介石黃郛一千人等，進入黨家莊回教禮拜堂休息、開會。吃過飯，換了套衣服，蔣介石第一件事要黃郛擬個電報，拍發濟南。馮玉祥拿過稿子一看，只見上面簡單地命令

道：「……限全軍撤出濟南！……」

「不能撤！」馮玉祥大叫：「跟日本鬼子幹！」

「大哥！」蔣介石臉色陡變：「把這電報發了再說，回頭我跟你解釋。」說罷一手奪過稿子，交給黃郛，眼看黃郛走了出去，這才拉着馮玉祥坐了下來：「大哥，目前同日本人幹？還不到時候，會誤了大事！你說對不對？」

「誤了大事？」馮玉祥一怔：「誤什麼大事？日本人以為我們革命軍勝利之後對他們不利，於是就向我們挑戰。現在沒有什麼辦法，只有先把濟南的日本人俘虜了再說，至於說什麼「大事」，我覺得革命就是「大事」，其他什麼也談不上！濟南城裏的軍隊不能撤！」

「不行不行！」蔣介石直搖手：「旁的問題且不談，說到對日本人的瞭解，我老弟比你清楚得多。」蔣介石拿出權威的口吻，日本長日本短的說了一陣，把馮玉祥聽得直蹦起來：「好了好了，你別城頭上出棺材繞大彎兒，你乾脆說打不打？打，我領頭幹，不打，反正你是總司令，你負責！」

「大哥別生氣，」蔣介石作緊張狀：「這件事情當然由我老弟負責。總而言之，這件事情要忍辱負重，忍耐下去……」

「忍耐到什麼時候！」

「這麼着，」蔣介石哄孩子似的哄道：「先讓我們的軍隊打到北平，打倒了軍閥再對付日本。我今天就回到南京，所有的隊伍統統交給你指揮。」

「好好，」馮玉祥不耐煩：「你有那種忍耐功夫我沒說的，我贊你的成。不過你今天不能

走，濟南近在咫尺，你還得在這裏發號施令，安定軍心。」

「不不，」蔣介石慌起來：「我非走不可，非馬上走不可，我剛才一下車就已經吩咐站長，準備專車。你瞧我衣冠不整，不好意思見人。」說罷便往外走：「大哥，再見了。」馮玉祥一肚子氣，送他的契弟上火車絕塵而去，回頭安置這八十萬人馬向天津出擊，按下不提。却說蔣介石回到南京，只見好像出了什麼大事似的，學生遊行，商店罷市，滿街標語，氣氛低沉。蔣介石在專車上問：「什麼事？造反啦！」

「報告總司令，」侍衛爲他放下窗簾：「他們反對五三慘案，說日本人在濟南城中殺死我們同胞一萬多人，……」

「去！」蔣介石不悅：「這個！這也值得大驚小怪！」

「報告總司令，」侍衛說道：「如今全國各地都在遊行罷市，」他遞過去一疊報紙：「上面都登了！」

「混蛋混蛋！」蔣介石一翻報紙便罵起來。

南京政府和總司令部的官兒們，正在手忙腳亂，不知所措。聽說蔣介石突地回來了，大家鬆一口氣，紛紛前往報告。有的說：「日本人欺人太甚，七號那天，向我提出了我軍撤退濟南五項要求！濟南明明我們的國土，憑什麼撤退！」

有的說：「日軍已經佔領整個濟南！」

有的說：「各地反日運動紛起，一部份將領請纓殺敵，士兵們願意出擊濟南之敵！」

「全國各地學生遊行，商店罷市，老百姓奔走相告，悲憤填膺，把日本帝國主義趕出中國，



是時候了！」

「如今民氣激昂，對蔡公時之死……」

「你們有完沒有？」蔣介石皺緊眉頭，倏地站起來：「你們都知道我剛從濟南回來，你們都知道我親眼目親這件事情的發展，你們當中有誰比我知道得更清楚！難道愛國是你們幾個人的事，我蔣某人反而不愛國麼？」他指指一大堆沒有發言的官兒：「他們在聽我的意見，你們却要逼着我動刀動槍，一點都不知道忍辱負重的大道理，」他拍拍桌子：「中國就壞在你們手上，輕舉妄動，能成什麼事！」

會議室中，鴉雀無聲。

「好！」蔣介石愈說愈有氣：「你們慫恿報紙刊登濟南新聞，擾亂市面，影響人心！你們做的好事！好！你們不想想，上個月十號那天，我把上海的『反日會』改爲『國民救國會』，你們還看不懂我的做法麼？我那時命令上海市黨部，說以後如有以『反日會』名義進行反日者，要送當地軍警依法治罪！」蔣介石大叫：「好嘛！爲時不過一個月，你們竟把我的命令丟得老遠，反而也吵吵鬧鬧，嚷什麼『日本帝國主義』來啦！」蔣介石一屁股坐下去，又一聳身蹦起來，揮舞着右手叫道：「少開玩笑少惹事，我要向你們發出訓令，大家記着：第一：不與日軍構爭，保護僑民，係爲國家之故。在個人無論有何事，也須忍受！第二：對於日本人，絕對不能開槍！第三：爲救一日本人，雖殺十人也可！第四：若遇有事時，日本人要求槍枝，即以槍枝予之！要求捕捉俘虜，即聽其捕捉俘虜！」蔣介石等書記紀錄完畢，作補充道：「立刻用電報拍發全國各報，明天統統給我登出來！總而言之句話：聽着！絕對不能同日本人發生衝突！絕對不能同日本人發